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编辑特色

●姚远 张银玲【西安】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为西方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境内创办的第一份中文世俗月刊。简称《东西洋考》。德国教士郭士立(又名郭施拉、郭实腊、郭甲利, Charles Gutzlaff, 全称 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1803 - 1851)道光十三年六月九日(1833年7月25日)创刊于广州。一说创刊于阳历的8月1日,即阴历六月十六日^[1]。其刊名中的“统记”,该刊的封面和中缝,本来即有两出,既有“统记”,又有“统纪”,此处依创刊号,依该译法的原始出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并依英文“Magazine”的较近意思,采用“统记”。至于国内有人误为“统计”^[2],则纯属以讹传讹。1989年版《辞海》又将刊名误为《东西洋考察每月统纪传》。该刊每月一期,每期约20页左右,相当于今32开本。创刊号封面仿《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书有格言和笔名,格言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编者笔名为“爱汉者”。该刊的外在形式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相似,用连史纸木板雕刻印刷,线装,文字楷书。创刊号印600份,以后又重印300份。据蔡武先生的考证,至1837年郭士立又将前所出12期重印1000份,分两卷合订发行。创刊号前后印了3次。黄时鉴先生认为,其他各期也发行了两版。其中有的在重印时又增加了新的内容,如甲午年(1834年)正月的内容与癸巳年(1833年)十二月相同,但增加了“市价篇”,其他还有在时间上、封面上的混乱失控现象,似无人主持编辑,直到乙未年(1835年)五月、六月号才趋正常。1834年5月出版至第10期后暂时休刊,1835年2月复刊,至同年7月出版第6期后再度休刊。1837年2月,由于中、英关系紧张,该刊难于广州,遂迁往新加坡复刊,改由“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又称中国益智会,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 1831年11月29日在广州成立)主办,由郭士立、马儒翰(马礼逊之子,又称马

里臣、秧马礼逊、马履逊、马利逊, John Robert Morrison, 1814 - 1843)、麦都思等主编。稿件由郭士立、马儒翰自广州寄新加坡,再由麦都思编好付印发行。黄时鉴认为,其最末期至道光十八年(1838年)底,且至少有6卷,但也可能1838年9月号即为终期,即以出39期告终。英国大英图书馆共存有4卷21册。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有39册(复本6期,实际为33期)。黄时鉴教授已将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室所藏,1833年至1838年间出版的39册(认为接近于全帙)整理,影印再版。

其办刊宗旨有三:**第一是鼎兴正道,黜斥异端,化民成俗。**“君子不论贫富,孰守其正道也”^[3]。“正道”被作以中国式的解释,即“仁义礼智”。“异端”亦指“赌博、做贼、行淫、做巫、作偶像、诬告、妄证,皆属其类”^[3]。为什么会“风俗颓败,异端惑世诬民充塞者,又纷然杂出”^[4]呢?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失“庠序,废学校”,无人出来“兴贤、育才、化民成俗”,正所谓“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赋民兴,丧无日矣”^[4]。这就是鼎兴正道,黜斥异端,化民成俗的原因所在。那么,兴学育才,化民成俗,以谁为师呢?这就是要“当仁不让于师,亦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善无常主,协于克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统观所言,虽尽量掩饰宗教、天主,而且尽量以儒学诠释《圣经》,但其意思仍很明白,其实这里所说的“正道”就是信奉耶稣教,除此之外均为“异端”,“化民成俗”,就是要以耶稣为师,以外国学问为师,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为教材,让人们都皈依天主,而且尽量使中国人相信这与以孔孟为师和崇尚仁义礼智信没有什么两样。如果我们了解一下主编者郭士立的个人经历,恐会更为明了提出这一办刊宗旨的背景。郭士立系德国人,1824年受荷兰

布道会的派遣到暹罗(今泰国)传教,并从华侨学会福建方言。1831年以前曾多次在中国沿海游历,散发《圣经》和药品。1832年至1833年,作为翻译,随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分行船只北上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地,调查除鸦片之外是否还有推销其他货物的机会,同时侦察了我国的沿海防御情况,力主以武力迫使清廷开放海口。1834年他在马六甲与英国驻华外交官巴夏礼(Sir Harry Smith Parkes, 1828 - 1885)的表姐完婚。1835年,被聘为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中文秘书之一。1840年郭士立作为翻译兼情报官随英国侵略军北上,是年英军占据定海,被派为民政长官。次年,又作为翻译随英军北犯,宁波被占后,又任民政长官,1842年改任镇江民政长官。在南京条约谈判中,是英方三翻译之一。1849年他返欧,在英、荷、德、俄、奥、法、意、瑞典等国巡回演讲,曾大谈其使中国耶稣教化的计划。郭士立的这些经历,显然与他“鼎兴正道,黜斥异端”的办刊宗旨是相吻合的,其实他只不过是放下枪,拿起笔,开辟新的战场(文化战场)而已。

第二,“明白外国事情”,“通中国之规矩”,“务使血脉相通”。这是因为“学问渺茫,普天下……虽话殊异,其体一而矣。人之才不同,国之知分别,合诸人之知识,致知在格物,此之谓也”。另外,“国民之犹水之有分派,木之有分枝,虽远近异势,疏密异形,要其水源则一”;“万姓虽性别刚柔缓急,音声不同,却万民出祖宗一人之身”^[4]。为此,就要“给利益与人家,怀和睦之意”,“通中国之规矩”,“使血脉相通”,这样才能“令四方君子通达西洋人之素性动静”,使“万国咸宁,则合四海为一家,联万姓为一体,中外无异视”^[4]。为此,编者在该刊创刊之前发表的一篇创刊缘起中,就指出:“当文明几乎在地球各处取得迅速进步并超越无知与谬误之时,即使排斥异见的印度人也已开始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出版

若干期刊,惟独中国人却一如既往,依然故我。虽然我们与他们长久交往,他们仍自称为天下诸民族之首尊,并视所有其他民族为“蛮夷”。如此妄自尊大,严重影响到广州的外国居民的利益,以及他们与中国人的交往”[5]。这里所说的当时中国人故步自封,妄自尊大,当然是客观实情。因此,编者坚决反对将外国人卑称为“夷狄”(即“残虐性情之民”),认为“夫远客知礼行义,何可称之夷人”,并建议称外国人为“远客,或西洋、西方,或外国的人,或以各国之名”[6]。那么,要明白些什么外国事情呢?这就是以“巧妙的方法表达……偏向于用展示事实的手法,使中国人相信,他们仍有许多东西要学”,还要突出“地图、插图、地理学与天文学主题的说明”[5],“以汉语阐发文艺”,视“外国与中国人当兄弟”之理,“不轻忽远人之交”,凡“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4]都在需要“明白”之列。为什么要“通中国之规矩”呢?这是因为“诚恐因远人以汉语阐发文艺,人多怀疑为奇巧”[4],而早期传教士的成功或失败之处,就在于是否先使自己融入中国,故提倡传教士和其他外国人“慎言”、“慎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4],要重视维系“外国人与地方当局的关系”[7],只有这样,才能使血脉相通,并在中国站稳脚跟。郭士立 1833 年 6 月 23 日在英文 *Chinese Repository* 上所发表的创刊缘起与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上所撰的“序”、“论”等语气大相径庭,英文大谈与中国人较量的动机,而中文则对此只字不提,由此可见其两面性及颇精“慎言”之道。

第三,“推德行,广知识”,“知物之格,以穷其理”。这些知识用中国的说法,即“礼、乐、射、御、书、数、艺等”,用外国的说法,即“算法、天文、天地海理、医学、草木、万物之知识、各样技艺”[8]。主编者郭士立通过创刊缘起一文也进一步指出:本月刊之问世,旨在使华人了解我们的艺术、科学和思想。本刊无意涉及政治,更不以恶言相加。我们将以良善之途径,使华人了解西人并不野蛮,提供事实,使华人知道寻求新知。更有进者,编者将致力促进友谊,期能百成。”[9]道光丁酉年十二月号所载的“叙谈”也指出:“此《东西洋考》皆著好用之事,不独可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天文地理之义,且其明哲可以保身,可以全生,以至于尽年焉。此书纂成,特意推广汉人之益,可知物之格,以穷其理,以正其性情,使

有获益之处也。是故撰者心敬唐人,虽才劣学疏,有愧于雕虫,而不敢委也。万一有补,化民成俗,喜不胜矣”[10]。从这一宗旨来看,《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有很大不同,前者大大增加了天文、地理等科学技术和经济、新闻内容,对教义的宣扬也更隐蔽于更易被中国人接受的孔孟学说之中。

按照这样的办刊宗旨,《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设有论说(或书札)、历史、地理、天文、商情及新闻等栏目。其论说栏相当于绪论,每期必载有一至两篇将《圣经》与四书五经混为一谈,两相诠释的论文,有时还辅之以“叙谈”、“叙话”、“煞语”,进一步阐释教义,还刊载读者的读后感想等与“论”相呼应,并进一步强调办刊宗旨。如道光癸巳年十一月号在“论”中提出《圣经》的“作恶行善论”,即:“莫道天高远,不见人作为;作善如作塔,一层高一层,积累功成就;作恶如开井,一锹接一锹,陷身应有分;无义钱财汤泼雪,倘来田地水推沙;若将奸狡为生计,恰似朝开暮落花”。然后,再以儒学作以并论,“孟子曰: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交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人者一然,始不识恶行,渐入作恶,绝神天所赐之愿心。迷惑忽然蹈罪之纲,其性之美安在哉”。《书经》亦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该期末的“煞语”进一步阐述这种观点说:“善人得福为之赏,恶人得难为之殃焉,这命不能废弛矣”。其“史记”栏以典型的必较史学方法将同时期中、西方发生的历史事件简要列出,使读者“观纲目,较量东西史之合和”。由此,使读者可观“上帝之统辖包普天下,犹太阳光宇宙一然,万人万物,厥手下,皇天监于万方,春求一德”,也使“善读者看各国有其聪明睿智人,孰为好学者察之,及视万国当一家也”[11]。其创刊号的历史栏内,即有“汉土帝王历代——洪水之先”,自盘古开天辟地、三皇纪天、炎帝神农、颛顼少昊等史记,其下列有“西天古传历记——洪水之先”,历述上帝造化天地、亚大麦(亚当)生二子、诺亚方舟等。其天文地理栏之设,是由于“海洋穷极幽远,自日出之国,以至穷极岛,凡身之所经,目之所睹,无不广询博谘熟悉端委,弟欲补之,缀辑成地理之篇”。如此,“可明知岛屿之远近,外国之形势,风俗之怪奇、沙礁之险,埠头之繁,好湾泊所等事,及物产贸易,海关之则例,皆晰说加综覆,各极周详,俾君子有所采择”[12]。其创刊号内介绍了东南洲岛屿等形势纲目和南洋

州地理(附地图)。其天文的内容大致有日食、月食、星座的介绍等。其新闻栏之设,系载每月之时事新闻。其立意为:“夫天下万国,自然该当视同一家,而世上之人,亦该爱同兄弟,然则远方之事务,无不愿问,以广见识也。缘此,探闻各国之事,续前月之篇,刊送诸位达闻者,通知之”。此即其设栏之意,看来任一栏目之设都与宗教牵涉。其创刊号以广州府王姓和陈姓两友听闻外国的人纂辑《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莫胜快乐”并读之的“新闻”,引出了土耳其(其)国战事和荷兰国战事的新闻。其所载新闻以国际新闻居多,也有广东地方新闻。新闻材料除来自外国报刊(道光甲午年三月号和道光甲午年四月号“新闻”栏内均有“本月内有英国船到奥,带来新闻纸,内言……”)之外,也有部分转载之《京报》,由此成为最早转载《京报》新闻的期刊。

按照这一办刊宗旨及栏目设置,《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取得了许多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一是其 1833 年八月号《新考出在南方大洲》一文是关于 19 世纪二三十年代欧美国家南极探险取得重大进展后最早的中文报道;二是其 1837 年五月号《欧罗巴列国之民寻地论》一文最早报道了马可波罗来华的消息;三是其 1834 年五月号关于蒸汽机工作原理的介绍,是有关蒸汽机的最早中文资料;四是其 1837 年四月号《气舟》一文,是有关欧洲热气球的最早中文记载;五是其 1838 年正月号《推农务之会》一文,是建议中国向新加坡学习兴办农务会的第一篇文章;六是其 1837 年二月号《广东省城医院》和次年《医院》两文,记载了一前一后两所中国最早的西医院;七是始于创刊号的中、西历史的对比表述文体,为中文著述的首次尝试;八是有关拿破仑翁和华盛顿的记述,是中文最早的拿破仑传记和华盛顿传记;九是其 1833 年十二月号所载《新闻纸略论》一文是第一篇用中文撰写的新闻学文章;十是在政治、经济方面,对“爵房”和“乡绅房”这“两房”(即两院)、“国政公会”(国会),以及“公班衙”(company)、“保举会”(对商务、房屋、人寿的担保)这些词汇作了最早的介绍,其“市价篇”(含“人口的货”和“出口的货”)是中国最早的对外贸易行情表;等等。在具体的期刊编辑方法上,《东西洋考》每期在卷首都标有彰示办刊宗旨的孔孟语录、载有内容目录,有稳定的栏目、在稿末有时有编辑按、编读往来回复等固定做法。这奠定了中文期刊的基本模式,《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编辑

具有两并为此后的中文期刊所沿用。

个鲜明的特点:其一是尽量迎合中国读者的习惯,“不谈政治,避免就任何主题以尖锐言辞触怒他们,可有较妙的方法表达”^[5]。这“较妙的方法”除采用中国线装书式装订、以“爱汉者”作为主编笔名、采用易为中国人接受的中、西历史对比、书信往来、访谈、对话、唐诗宋词等文体,并且使用“贵国”、“兄辈”、“弟”等谦称语气之外,就是大量摘录孔孟语录来隐晦地宣示自己的办刊宗旨,尽量运用儒学阐释教义,使人相信尊崇孔孟与信奉耶稣是一致的。诸如:“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创刊号);“皇天无亲,惟德是依”(1833年8月号);“好问则裕,自用则小”(1833年9月号);“德者性之端也,艺者德之华也”(1833年10月号);“儒者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1833年11月号)等等。这些摘自四书五经的语录,皆醒目地书于该刊封面,且读来朗朗上口,的确起到了画龙点睛之功效。其二是不忘维护外国居民的利益。郭士立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创刊前发表的创刊缘起中明确表示:“中国人……如此妄自尊大,严重影响到广州的外国居民的利益,以及他们与中国人的交往。本月刊现由广州与澳门的外国社会提供赞助……外国社会的全体成员在此工作顺利进行方面具有共同利益”^[5]。这其实已将该刊编辑的另一特色或立场表露无遗。这份中文刊物尽管是办给中国人看的,但正如郭士立所预言的:

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序

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亦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故必遍观而详核也。且因以孝弟风俗,表率以孝弟为先,以文艺为后,则确实于礼义之可守,惕然于廉耻之当存。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又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夫自上帝降生民,则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奈何风俗颓败,异端惑世诬民,充塞仁义者,又纷然杂出乎,故设庠序学校,凡以为兴贤育才化民成俗计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由是观之,鼎兴正道,黜斥异端,阐发文艺,是君子之专务矣。

夫子曰:当仁不让于师,亦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善无常主,协于克一。子曰:三人

“至少在数月之内,中国人本身必不能重视一种如此性质的出版物,因而可立即期待于他们的支持祇是少量的支持”^[5]。因此,从“西天古传历记”与汉历史的比较中认识中国人文传统,从由近及远的地理知识介绍中了解与中国通商的交通路线,从市价篇了解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行情,从转载的《京报》内容了解清廷对外国人的态度等,对外国居民、外交人员、商人、传教士等还是有用的,甚至可通过赠送此刊接近中国人。创刊号由600份增至900份,说明它确已被外国人接纳和认可。当然,这些内容的编辑也同样适合于中国人,具有双关作用。

这些编辑上的创造(包括内容上的求新取舍),曾对魏源、徐继畲等“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以深化的影响。这种创造不仅是因为其占在中国境内办刊之先所致,还表现在通过“期刊”,构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又一桥梁,并成为以后信息载体、学术交流的主要形式之一。这种创造还表现在其创造性地把西方的上帝、圣经与东方的孔孟、四书五经神奇地糅合在一起,将西方的办刊形式与中国传统的邸报、丛书等连续出版物形式甚至西式装帧与中国线装书式等巧妙地结合,从而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交流媒介。■

参考文献

[1] Chinese Repository(《中国丛报》),

1833年8月号第186页,转引自黄时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影印本导言.北京:中华书局,1997.5.

[2] 任定华,曹振中,周光达等.科技期刊编辑学导论.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40.

[3] 编者.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癸巳年(1833年)十月,上43.

[4] 编者.序.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癸巳年(1833年)六月,1~2.

[5] 郭士立.创刊缘起(1833-06-23).转引自:黄时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影印本导言.北京:中华书局,1997.12.

[6] 编者.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癸巳年(1833年)八月,上14~上15.

[7] 黄时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影印本导言.北京:中华书局,1997.12.

[8] 编者.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癸巳(1833年)年九月,上19~上20.

[9] 郭士立.创刊缘起(1833-06-23).转引自:刘家林.中国新闻通史(上).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53-54.

[10] 编者.叙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丁酉年(1837年)十二月,170.

[11] 编者.历史栏序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癸巳年(1833年)六月,3~4.

[12] 编者.地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癸巳年(1833年)六月,9~10.

行,必有我师焉。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亦曰:惟上知与下愚不移;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以君子将其知识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故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致明明德穷至事物之理焉。

盖学问渺茫,普天下以各样百艺文,虽话殊异,其体一而矣。人之才不同,国之知分别,合诸人之知识,致知在格物,此之谓也。诗云: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即是君子择术,犹鸟择巢,止进术终不退,寻之执之,终生用之。

夫诚恐因远人以汉语阐发文艺,人多怀疑以为奇巧,却可恨该人不思宗族。国

民之犹水之有分派,木之有分枝,虽远近异势,疏密异形,要其水源则一,故人之待其宗族、列国民须以友恤也。必如身之有四肢百体,务使血脉相通,而痺痺相关。万姓虽性刚柔缓急,音声不同,却万民出祖宗一人之身,因此原故。子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是圣人之言不可弃之言者也。结其外中之绸缪,倘子视外国与中国人当兄弟也。请善读者仰体焉,不轻忽远人之文矣。

夫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以昭雍睦也。且孝友睦姻任恤,隆据熙皞遗风,万国咸宁,则合四海为一家,联万姓为一体,中外无异视。弟情愿推雍睦之意,结异疏,故纂此文,读者不可忽之,则乐不胜为序。〔《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癸巳年(1833年)六月号(创刊号)序]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编辑特色

作者: [姚远](#), [张银玲](#)
作者单位:
刊名: [编辑之友](#) PKU CSSCI
英文刊名: [EDITORS' FRIEND](#)
年, 卷(期): 2001, "" (5)
被引用次数: 1次

参考文献(12条)

1. [黄时鉴](#)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1997
2. [任定华](#), [曹振中](#), [周光达](#) [科技期刊编辑学导论](#) 1991
3. [编者](#) [论](#).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1833
4. [编者](#) [序](#) 1833
5. [黄时鉴](#)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影印本导言](#) 1997
6. [编者](#). [论](#).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道光癸巳年\(1833年\)八月, 上14~上15](#) 1833
7. [黄时鉴](#)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影印本导言](#) 1997
8. [编者](#). [论](#).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道光癸巳\(1833年\)年九月, 上19~上20](#) 1833
9. [刘家林](#) [中国新闻通史\(上\)](#) 1995
10. [编者](#). [叙谈](#).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道光丁酉年\(1837年\)十二月, 170](#) 1837
11. [编者](#). [历史栏序论](#).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道光癸巳年\(1833年\)六月, 3~4](#) 1833
12. [编者](#). [地理](#).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道光癸巳年\(1833年\)六月, 9~10](#) 1833

引证文献(1条)

1. [吴平](#), [向敏](#) [近五年来的编辑学研究述评](#)[期刊论文]-[出版科学](#) 2006 (6)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bianjzy200105032.aspx

授权使用: 西北大学(xaxbdx), 授权号: c838a674-ff49-497b-b013-9df0016feb18

下载时间: 2010年9月13日